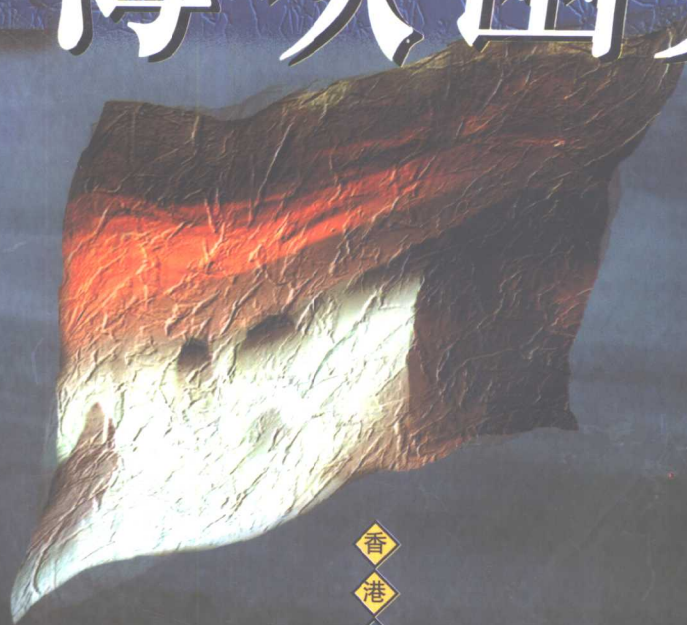


群众出版社

海峡幽灵



香

港

海

辛

著





海峡幽灵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峡幽灵/海辛著. -北京:群众出版社,1998

ISBN 7-5014-1576-5

I. 海… I. 海 …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N.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23279 号

合同登记号:海图字 01-98-1629

海峡幽灵

海 辛 著

责任编辑:晓 潇

封面设计:章 雪

技术设计:连 生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010)67633344

社 址:北京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政编码:100078

印 刷:北京地质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插 页:2

字 数:297 千字

印 张:12.125

版 次: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编 号:ISBN7-5014-1576-5/I·614

印 数:0001-5000 册

定 价:18.00 元

内 容 提 要

海上拯溺员伟昌一日拯起遇溺的日籍姑娘——杉林禾子，她热烈美丽，与伟昌似要开始一段迷人故事。然而他日却忽然消失，从此伟昌陷入由她布下的迷阵之中。忽而是宁静秀慧的珊智，忽而清朗纯真自号珍莲，时隐时现，飘忽迷离。由她引出的另一个离奇的鬼岛奇宝行动此时已在双方父辈的秘密联结下紧张进行。随着情节推移，伟昌终于明白“三位一体”的幽灵真相，阴森恐怖的鬼岛及与之毗邻的海底幽灵亦真相大白。

5855.26



作者简介

海辛,原名郑辛雄,笔名尚有范剑、君平、荷叶、昌平、辛雨等。广东中山人。一九三〇年生,在濠头村乡间小学读到四年级即到香港西区石塘咀过一年多的托庇生活,返乡后靠打鱼继续学业。一九四七年念完高中二年级只身赴港,后到南美洲智利寻父,后因种种阻滞未能成行,只好在香港打工。先后当过酒店侍者、理发店学徒、面包西饼店小工、五金厂工人,并当过新界农民。不久考入南方学院文艺系攻读文学,毕业后曾在中联习编剧,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凤凰影业公司从事宣传工作达二十年后从事写作。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和香港作家协会理事、钟峰雅集文学会副会长、香港作家联合会会员。主要作品有:《远方的客人》、《红棉花开》、《高飞的群鸽》等。

责任编辑 = 晓 潇

目 录

99	89	84	77	74	69	63	58	50	45	32	27	16	1
登上山顶公园	录影带的启示	婚礼	别墅里见锦华	伟红姊姊	老汉思潮涌动	人的追求	生活的异彩	到石澳上班	见鬼	鬼岛	又与禾子在一起	她的约会	拯溺员的家

目 录

229	215	208	178	173	162	147	140	136	130	122	117	111	106
鸭仔洲访陈勇	山木兄弟来港	看珊智演话剧	重临模达湾	他又有新的追求	揭开谜底	同去山上别墅	鬼岛取宝	时光倒流	新的追求	快艇上的女郎	海怪	湾畔遇少妇	海峡出现怪物

目 录

373	369	356	352	342	330	312	301	295	285	270	263	255	248
一封 信	夏临 港岛	家事	情绪的 沉淀	无望的 爱	缘分与 代沟	不喜欢 施舍的 感情	新春游 岛	禾子动 气	爱欲之 舟	重回渔 排迎春 节	游园会	凭一颗 爱心	真正的 形象

海峡幽灵

拯溺员的家

在山坡石屋阁楼窗口，他做着晨起早操。“一二、一二、一二……”黑黑实实的壮硕高个子、双脚张开站立，两手左右伸直，弯腰，右手指尖放到左脚尖上；拉直身子，再弯腰俯身，左手指尖放到右脚尖上……动作，一下又一下地做，上身穿蓝白相间T恤、短短的浅蓝裤，赤足，只是右手臂缠缚着绷带，显然受了伤。每次拉直身子时，他双眼向前搜索。

就是大前天，他——吕伟昌在石澳海湾，潜水拯救一个遇溺的红泳衣小姐，发觉她是让两个恶汉拉下水底，企图侮

辱（是红泳衣少女事后所说）。他潜入水底救人，右臂马上被其中一个恶汉刺两刀，血染红海水，他迅即浮上水面呼救。同事们赶来，恶汉潜水逃掉，红泳衣少女被救起。伟昌受伤，被扶到救护站，消毒，敷伤。再送去医院检查。

他获得一个星期的养伤假期。

他回到赤柱近春坎角的马坑山坡石屋，在阁楼休息疗伤。

石屋，离开那木屋、石屋林立的村落较远。它孤立在一团岩石之畔。伟昌的爸爸是个孤癖的打渔佬，据妈妈说，在四十多年前，日军进据香港，爸爸年轻，他在金钟的铎也船坞做杂工，几个日本海军将领和翻译，都跟他友善，给了不少米粮、物资他带回赤柱供养父母。抗战胜利后，日军投降，几个很关照他的海军将领和部下，驾驶一艘巡洋舰，从港岛铎也船坞开出，驶离维多利亚港，过南丫岛，向零丁洋航行，目的地是日本。就在这当儿，战舰上一枚水雷，“降”然爆炸，舰沉，军人们覆亡。爸爸慨叹缄默。他在人们庆祝胜利、和平的暮秋季节，悄悄回到赤柱，自己弄条船，和弟弟、妹妹一起出海打鱼，还是默默无言。后来，他索性在村子外的山坡，建立一家孤独的石屋，自己搬去住。村里人、家人，都说他年轻时替日本鬼子做过事，心里有疤痕，因此变得孤癖。后来，他结婚，娶赤柱卖菜的阿霞为妻，生一女一子，家人便住在这样一家风水佳妙的老屋里。后来经过改建。伟昌从小到大，都很喜欢这个家。

“一二、一二、一二……”伟昌做着早操，双眼不断地投射向另一个山坡的好几幢华丽洋式别墅。终于，他看见一个穿粉红色袋形衫裙的少女，从别墅的花园围墙闸门走出来。风，吹掀她发衣飘飘。

不再做早操，他找到望远镜移近窗边，对着女郎的方向，他把它压在双眼上。——长发红衣女郎，在两片玻璃镜上显得清晰，一副苗条身躯，她走起路来如飞，如舞，手上像带着一个潜望镜。

一条倾斜的石级路伸向山峡小沙滩。女郎走在石级路上，像极童话里的公主！

他的镜头视点追随着，追随着。

女郎终于走至沙滩。晨光熹微，在那清幽无人的沙滩，她快速脱去红袋形裙，苗条的胴体没有泳衣裤，没有，甚至连时下最流行的少到无可再少的三点式泳装也没有，彻彻底底的裸露。她只在脸上戴潜望镜。

太阳尚未出来，灰茫茫的晨光里，裸露的长发少女，自有其大自然的晶莹玲珑之美。特别在玻璃镜里。

人，已踏在狂吻沙滩的白浪上。

人，已走到碧澄的波浪里。

人，已投身到海水里去，翔泳，游的是蛙式，是个泳术不错的女郎。

望远镜的焦点，始终不离那戏水裸体。已不是第一次看见如此佳景了。回家疗伤三天，第一个清晨，他忍着伤痛做早操时，便有此“惊艳”，然后是第二天。

今天，已是第三次。他想不到在疗伤的日子，竟会得到如此赏心悦目的视觉节目。当然，他并没有淫猥念头。他颇知自量——一个退休打鱼佬的儿子，读完书院，找到一份“猪骨头”的拯溺差事，有什么资格逾越穷村的界线，走去富屯别墅区域的海滩，与那擅泳的裸女打交道？！

只要他的双脚刚在那个沙滩印下足迹，那女郎便会高喊：“色狼来袭！”

唔，我可能被拉上警局，连那拯溺饭碗也给打破！就这样子，在窗边用望远镜眺望，不是很妙吗？

裸女改蛙式泳为潜水。片刻，人不见了。他不期然想到三天前，在石澳海里拯救红泳衣女郎的情形。

又是潜水，而那头长发，倒有点像裸女头上的——事情不会

那么巧吧？我拯救的红泳衣姑娘就是她？不，不会那么巧……伟昌，你不要想入非非，不要。

可是那裸女潜水那么久尚未在海面出现，她——

又等一会，仍未见到潜水的少女露出水面，拯溺的职业性格，促使他抽身走下阁楼，再从石屋门口走出山路。在厨房里洗衣服的妈妈，在他背后高声问：

“伟昌，你早餐也未吃，匆匆忙忙去什么地方？”

他回应着：“去下面海湾走走。”

话语说完，人已下走。太阳尚未出来，山路寂寂，树鸟鸣唱声声。他走得很快很快，视线投向海面。心在想——如那姑娘在水上露面，我马上回头走，别让人家怀疑我贪看裸女游泳！我不是贪便宜的家伙。

可是海面静静。

他想——如此擅泳的姑娘，不会在潜水时遇溺吧？她独个儿潜水，不怕危险吗？

片刻又想——欺山莫欺水，过去，我在石澳海湾救起好些游泳、潜水遇溺的人，不是都很擅泳的吗？

终于奔至山峡小沙滩。红色袋形衫裙仍在。浪涛沙沙啦啦地冲来，又卷走……站在那里，他抬脸仰望，原来那里的一个浮岛之畔，停着一艘小型游艇。此刻，裸泳女郎已上了游艇，身体披着大毛巾，和穿红色T恤、蓝裤的青年并肩坐在船头，四条腿往下垂，她和他似乎谈得很投机。

伟昌嘴里溜出一句：“原来她裸泳潜水到游艇会情侣，浪漫蒂克呀！”

打算走回家，不要做好管闲事之徒。一个念头留住他——回到家，也只不过看电视，或读小说消磨时间，我何不躲到芦苇丛里去，看一幕情侣海中私会，不是很好玩吗？看来，我在山峡沙滩出现，他们并没有发觉。

钻进芦苇丛去，他伏下来，从枝枝条条茎叶之间往外望——此刻，一双男女在海上畅泳，两人击打海水，溅起朵朵白花。伟昌看不清那男的，究竟有没有穿泳裤？看来，多半是裸体。

后悔没有带望远镜来。

足足等候一个多钟头，太阳出来，少女和男伴分手彼此吻别，她带上潜望镜，潜一程水，然后在山峡海面露脸，然后以蛙式游泳到浅水滩。上水，踏着黄沙，走到红衣边，俯身捡拾、穿着。

目睹这一切，伟昌以为她此刻走山坡小路回家去了。但她并不，赤足在沙滩拾到块石头，走到他的芦苇丛边，发出哈哈的笑声，以不怎么纯正的本地话语说：

“你这偷窥狂，给我出来！”

伟昌无可奈何，悉悉索索地擦响着芦苇，尴尬地站起来。

“你这无聊透顶——”话说了大半，但却让他的样子和神态给呆住，她双眼睁大。

“你是——”

长长黑发、圆脸如满月，眉弯，单眼皮，但双眼灵秀，苗条的身段，她不是——

“那天在石澳潜下水底去救你的人！”他说。

视线投落他手臂包扎的绷带上，她不用再探询，已证明是救命恩人。于是，企图惩罚躲藏起来的偷窥狂之心思消散。

“你怎么会在这里的？”又是不那么纯粹的本地话。

大前天，他已知道所拯救的姑娘是日本妹。那天在救护站，她告诉当值的护士，她是在本港刚读完大学的日侨。

他指了指那孤立在山坡大石旁的石屋，说：“我住在那里！”

扭脸打量，她掀动两瓣红唇：“那孤立的石头房子就是你的家？”

他点点头，说：“我不是来偷窥！”

由头至脚打量他一下，秀气的脸漾开得意的笑纹，说：“那你

来干吗？”

“救你！”

“大前天你救过我，今天又来？”

“我在家里养伤，早起做运动，见你走下海边裸泳。”

“你看我三天？”她并无羞意，声音很响。

“三个早上，今天，你带潜望镜，潜水，很久不见露脸，以为发生意外，所以我走下来。”他说：“我要是有所企图，第一个早上就来。”

“就那么神圣，只为救人？”她做出个不相信的神态，长长黑发仍在滴水。

“干我们拯溺员差事的，终日泡在海湾里，什么裸泳、裸晒没见过？”他耸了耸肩。

哈哈笑，她娇嫣地横目瞥视他，说：“信你是正人君子！”

“也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他讪讪地说。

两人从芦苇丛走去沙滩，朝阳已把海光照映得湛蓝，沙滩金黄。刚才在小岛停泊的小游艇，已不知去向。伟昌一再审视这居住在富丽别墅里的女郎，觉得神秘，心在想——她天天早上裸泳，今天却又特别潜水到那开来的小游艇，与男朋友同乐……而三天前，我在石澳拯溺，两个恶汉好像潜水把她绑架，而她却说他们企图施暴，作兽性的侮辱……

不期然再看看她。早晨阳光下，长发仍有水珠闪光，眉秀眼圆脸另有一番风致。特别是健康的体态，在包紧的红衣里显露。打量她，像打量着一个美丽神秘的谜。

“你看我在游艇跟那歌星一起？”女郎侧脸望他。

歌星！原来在游艇上和她相并而坐，后来一起戏水的男士，是个歌星。

他说：“看见”。

“山河小木，这名字你听过吧？”她很有兴趣地问。明眸皓齿，

是少女的专利。

“听过，一个颇受此地不嗅人间烟火的少男少女，特别是少女欢迎的日本歌星。”他神色淡淡说，显示自己并非此辈中人。

“在日本，他一样受到少男少女拥护、热爱，她们还组织什么山河小木歌迷会。”

“你也是会员？”他口快舌快。

“他是我表哥。”

“怪不得，他特别开游艇来和你裸泳。”他耸了耸肩。

“在日本东京时，我们经常相约裸泳。去洗温泉浴，也举家大小裸体，算得什么？”她好像是在为刚才的裸泳解释。

“我对此没有大惊小怪呀！”他做了个不在乎的神态。事实也如此。

“听你口气，对裸泳很不以为然！”

“不，干搔溺的，对此视作等闲事。”

“刚才说到我的表哥山河小木，他最近应唱片公司和电视台邀请来香港开演唱会，很受欢迎哪！”

“听说过，但没有去捧场。”

“他住在大酒店里，小游艇，是他跟酒店借用。唉唉，还有四天，他便回东京去了！”

“舍不得吗！”搔溺员问。

“有什么舍不得的，他有他的世界，我有我的。”

伟昌看了看腕表，已是八点钟过些。他不想磨在沙滩里，便挥了挥右手说：

“再见！”

女郎似乎不想让他离开，盯望他：“不谈谈吗？”

“妈妈等我回去吃早餐！”他望了望坡上孤立的石屋。

“那天你救过我，因为受伤，你连我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她笑望他。

“又不想讨报酬，为什么要追问被救者的名字地址？”他摊开双手。

“不想跟让你救过一命的姑娘交朋友吗？”她一壁说话一壁流露天真未凿的神态，不期然把湿湿长发甩了甩。

“做拯溺员的，就禁忌与被救者来往密切，怕给人以话柄。”他说。

“被救者自动要求来往呢？”她扬起双眉，像明朗的天空有一双鸥鸟展翅。

“那是例外。但有多少人会这样做的呢？”

“今天早上在这里意外见到你，邀请你回家吃早餐，送点纪念品给你，廉政公署不致干预吧？”话语是在明朗的笑脸烘托下说出来的。

“来香港多久，你对廉政公署有研究？”他问：“对这里的情况也熟。”

“差不多两年啦！”她竖起两只手指。

“粤语学得还不错。”

“我妈妈是这里的人嘛！她跟爸爸异国通婚。”

对这神秘女郎，他不但发生揭秘的兴趣，且掺杂一丝一缕好感。他答应邀请，和她走着朝向富贵别墅区的斜坡路，把山峡和自己的孤立石屋抛在后边。

终于抵达一幢两层的、有个围墙小花圃的别墅。铁闸墙边，挂着“杉林苑”，使他想起喜欢的日本推理小说家杉林浩正。有关杉林的中译本推理小说，他差不多都读过，喜爱他的构思缜密，浓郁的社会气息和艺术魅力：

脑子里的思维促他嘴巴说话：“不会是彼杉林吧？”

她以钥匙开铁闸，不期然回头望他：“什么彼杉林？”

他说：“不会是日本推理小说家杉林浩正吧？”

她发出笑声，说：“这别墅，就是杉林浩正的香港之家！”

兴奋，讶异，奇怪，他想——怎么日本著名小说家，在香港的南区也有个家的呢？第一次听见看见……好呀！虽然贫富悬殊，毕竟，我和他做了隔得远远的邻居。

“那么——你——就是——”

“杉林浩正的女儿！”她说，推开铁闸，让自己和伟昌走进园圃。园里边角，有个汉子在淋花。

“有眼不识泰山！”

“泰山不是我，是另外一个拿笔杆的怪人。”她说把铁闸关上后，又问：“你读过他的小说？”

“大凡有关杉林先生小说的译本，我都读过。写得太好了！”他说，视线投向淋花的汉子。

“如爸爸听说又会喜欢一阵子，他很重视中国读者喜爱他的书。”

“你的姓名，对不起，刚才我还未清楚……。”

“杉林禾子。”

“我叫吕伟昌。”

“早已在石澳救伤站问过护士。”

尽管神秘的“帷幔”还没拉开，但因为眼前的杉林禾子，是他崇拜的作家之女，觉得彼此的距离已拉近，即使她是异域人，那有什么要紧？

“查问我的名字，打算找我吗？”

摇摇头：“想知道救我一命的人的名字，在心里永远记住。”

“可我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姑娘在心里怀念我的名字呀！”

“你现在不是知道吗？”她嬉笑着：“人生呀！难道就像爸爸说——世上有好些奇妙的事，不可能以常理去推断，只可以说是冥冥中有安排吗？！”

说着，笑着，她带领他走进客厅。一个五十多岁的妇人，迎过来，禾子唤叫她姨妈。姨妈说：